第三十一战 精灵布带

老厨师果然对厨房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十分敏感。安容与一边走进房间放下书包，一边转身答道：“不是我，是哥用的。我当时生病了，他说外面的东西不干净，非要亲自做饭给我吃。”

正在端菜上桌的安母听见他这句轻描淡写的话，嗤笑道：“哟，生什么病了？看你面色红润有光泽，好像还圆润了点。怕不是害了相思病，想我和你爸了吧？”

为什么自己的亲爹亲妈总能说一些脑回路清奇的话让自己吃瘪呢？而且就算是相思病，那思的也是言澈啊——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在父母离开第一天的晚上便有些怀念那回家就有饭吃，有鲜榨果汁喝的日子了。

他没有直接回话，而是先到房里拿来了病历，然后递给正在倒果汁的亲妈，忿忿不平道：“哎，说吧，我到底是不是你们捡来的？”

“当然……不是了！你就是我和你爸去度蜜月的时候，从海里捞出来的。”安母一边接过贴得厚厚的病历，一边打趣道。

病历和支付清单上清楚记载了长达七天的发病、治疗期，稍微扫了两眼，安母突然眉头一紧，语气也有些沉：“哟，还真生病了。甲型流感……你吊了六天水呢？”

捡来的亲儿子没好气地答道：“是啊，你们刚走第二天，我就开始发烧。那天一大早，哥就来家里照顾我了。过了一晚我还没退烧，哥直接就给我扛医院去了。之后连打六天针，每天八个小时，都是哥在给我买饭、喂饭，还扶我上厕所。”

谈到言澈后，他的语气稍微有温度了一些，嘴角也不自觉地往上翘了起来。看二老听得认真，他继续说道：“最恐怖的是……我人都烧糊涂了，哥还每天都抓时间给我补课，好狠。”

听到这里，安母张开双臂，关切道：“来，儿子，给妈看看你烧傻了没。”

这回安容与大概可以确定自己是捡来的了，正要发难，就听亲爹说道：“好了，别逗他了。儿子啊，你现在完全好了吧？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终于感受到一丝父爱的倒霉孩子答道：“早好了。后来哥给我做了好几天饭，每顿两菜一汤，都不带重样的。这不，给我都养胖了。”

安母先是去房里拿来礼物，然后一边递上一边说：“小澈真是个好孩子，上次我就在想是不是该给他加时薪了，一会儿提一下吧。来，给你带的礼物。”

看着客厅里还没收拾好的两个大箱子，里面满满的放着各种瓶瓶罐罐、手提包、鞋，还有一些男士正装的配件。再看看自己手里那盒不算大的巧克力，安容与叹了口气：果然自己还是捡来的。

之后又详细阐述了一下自己生病期间的经历，二老没有对这个连发四天高烧、手被扎到满目疮痍、喉管溃疡难以下咽的亲儿子表示过多心疼，倒是一直在夸任劳任怨照顾了那倒霉孩子十天的言澈。

不过打趣归打趣，爸妈还是认认真真看了他的病历，甚至有意拉他再去做个全身检查。

饭后没多久，言老师准时来上班。进门后，直接就被二老拉到客厅里坐下。先是给他送上了礼物——一块漂亮又昂贵的手表，言澈接下后表情有些凝重，他知道这份礼物过于贵重，于是立刻表示自己不能收。

似乎也料到他会拒绝，安母仿佛早就背好台词一般，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先说经过将近两年的相处，早就把他当亲儿子了，又说知道他要工作了，而一个优秀的男人就要配一块好表。总之什么歪理都摆了出来，就是不许他拒收。

好说歹说了半小时，言澈总算是咬着牙收下了。安母乘胜追击，又提了要给他加时薪的事儿，理由很充足——高三的补课强度可不是高一高二能比的，所以必须加，加到两百一小时。

言澈也有点蒙圈了，这年头，竟然还有雇主哭着喊着要给打工仔加薪的呢？

没等他答应，安母半推半就地提醒道：“哎呀，耽误太多时间了，今天这两个小时都浪费四分之一啦，你看那傻小子眼巴巴地等你呢。时薪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给你们倒果汁去。”语毕，不给对方任何接茬的机会，转身就去厨房捣鼓破壁机了。

在一旁目睹了全程的安容与递上自己那盒包装精致的巧克力，说道：“哥，尝尝这个。”虽然两人收到的礼物有天壤之别，但只要是给言澈的，他就无条件感到开心，还顺带着原谅了爹妈刚才一系列胳膊肘往外拐的行为。

进房间后，言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嗓子也有些哑。在书桌前站定后，才缓缓开口说道：“唉，叔叔阿姨对我这么好，我真是……何德何能。”

安容与闻言，将手中的巧克力盒随手放到桌上，然后走言澈身前，双手握住他的肩膀，郑重地说道：“哥，你是这世上除了我和我姥爷以外唯一值得我爸妈这样对待的人。”感到自己血气上涌，又补充道：“你真的很好。”

言澈表情复杂，从一开始的愧疚，演变成将信将疑，最后眉头舒展，恢复了与他那张脸绑定了的温柔笑容，用手弹了一下对面这已经比自己高出一截的傻小子，说道：“就算你把我夸上天，布置作业的时候我也不会手软的。”

安容与才从自己突然把住言澈的激动和亢奋中清醒，正愁着怎样撤掉手才比较自然，所幸对方一如既往地给了台阶。他顺势就将双手收回，并行了一个不太标准的敬礼，说道：“报告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虽然耽误了半小时，但是言澈毫不留情地顺延了下去。临走时，手里攥着那个典雅的表盒，纠结了一会儿，还是叹了口气走了。

之后在安父的连环攻势下，安容与将那几日言澈做的菜交代了个遍，言语间充满对其厨艺的赞美之情。安父这可不干了，你夸他可以，但不能当着本大厨的面把他夸上天吧。

于是，从第二天开始，安父就抱着大平板浏览时下流行的几个食谱APP，开始每天变着法儿给儿子做新奇菜式，顿顿不重样。还特意去买了个保温盒，在做早饭时又做上一顿热乎乎的午饭，势必要将这胳膊肘长歪了的臭小子掰回来。

最可怕的是有一次竟然给他做了一个爱心便当，原本不用下课后去挤食堂还让他感到很快乐，但那天在周楷钦随时要流出口水的注视下掀开饭盒后，里面竟然躺着一坨爱心形的米饭，还用苋菜汁染成了粉色，差点没被让他背过气去。

之后免不了又是被一顿阴阳怪气的狂轰滥炸，直到最后也没让周楷钦信了这是他亲爹做的，只能一脚将其踹回座位上去，求个耳根清净。

不过多亏了亲爹这般体贴，才能让他省下不少时间写作业，晚上补课时的表现自然更好。

这样的日子就像日历一般，一页一页，仿佛永远翻不到尽头。不知不觉中，下半年的最后一个小长假悄然来临。

在国庆节前一周，各大高校的校内选拔赛全部打完，小林他们的战队自然是当仁不让地勇夺上大DotA2代表队资格，而赛制也新鲜出炉。

来自上安市内十大高校的十支参赛队伍分为甲、乙两组，国庆节第一天先进行小组赛，BO1积分制，即组内每两支队伍之间都会进行一场比赛，胜者计1分，败者计0分。

考虑到时间问题，同时会进行四场比赛，十支队伍总比赛场数为二十场，一共分为五轮。第一轮比赛于早上九点开始，每场比赛之间休息半小时。第二场比赛结束后为午餐时间，将由西瓜网咖旁边的川菜馆提供盒饭。

下午一点开始第三轮比赛，按照每场比赛分配两小时来看，不出任何意外的话，最晚五点就能进行最后一轮，之后的晚餐自理。期间所有饮料由憩茶拾光提供，选手可以提前告知喜好，也可以临时点单。

上大电竞社分在甲组，参加第一、二、三、五轮比赛。小组赛结束后，统计每支队伍的积分，每组前两名出线，参加第二天的比赛。若有同分情况，则根据胜负关系评判。若依然分不出排名，则再加赛一局。

第二天先进行的半决赛中，本组第一名与另一组第二名进行BO3淘汰赛，胜者晋级。总决赛依旧采用BO3赛制，胜两场者为冠军。

虽然分组上存在一些运气问题，但就总的赛制来看还算是公平合理。先是和组内另外四队全部过一次招，第二天的BO3赛制也基本上杜绝了运气的成分。

国庆节期间，作为一个高三备考生，假期只有三天。而言澈虽然有整整七天假期，但也没有要出去旅游的打算。于是两人约好一起去给小林、老季、老狗加油，而从未露过面的憨仔竟然也要赶过来观战。

因为憨仔还是未成年，老季不放心他一个人住酒店，于是不由分说就将他强行留宿了。毕竟老季自己住一间三室二厅精装房也挺孤单的，所以他听说憨仔也想来看比赛时，直接就邀请对方来自己家住。

九月的最后一天，安容与、言澈、小林、老狗、老季一同前往上安火车站，迎接这位素未谋面的老朋友。

当大屏幕上显示憨仔乘坐的那班高铁靠站时，几人的兴奋与焦急更甚。过了十来分钟，老季终于接到了憨仔的电话：“鸡哥，你们在哪儿呢？”

一开始憨仔出于礼貌，一直叫老季“季哥”，后来说着说着就变成了“鸡哥”，大家也觉得挺逗，就都这么改了口。

老季捂着话筒口，大声答道：“我们在出站口，你顺着容儿那张脸，就能看到我们了！”

憨仔连说了几个好，听语气应该正在小跑着赶路，有点气喘吁吁的，最后又补充了一句：“我穿着黄色的短袖，拉着一个黑色的小箱子。”

又过了几分钟，涌出的人潮里终于钻出来个模样可爱的小子，身上正是一件淡黄色的T恤，右手拖着一个黑色行李箱，左手握着手机。他身形清瘦，脸上却有点稚气未脱的婴儿肥，看上去就让人很想捏一下。

老狗率先认出了他，直接兴奋地开始招手，一边喊道：“憨仔，这儿！这里！”

加大音量的话语，在拥挤的人流中瞬间就被冲散。余音传到远处憨仔那边时，就像是轻声呢喃一般。不过好歹是让他听见了，他的脚步越发轻快，左躲右闪地就从人群中穿了过来。

见到五人一起来给他接风洗尘，憨仔有些紧张和害羞，白嫩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绯红，煞是可爱。之后在老季的带领下，几人坐上地铁去之后举行比赛的商场吃饭，也算是提前熟悉一下场地。

在路上，大家先互相介绍了一下，憨仔也第一次告诉大家他的大名：陈涵慨。

等都熟络了之后，老季拍着腿说道：“不是哥哥小气，没开车来接你，实在是这个时候上面太堵，坐地铁只要半小时，开车至少四倍起。一会儿带你吃大餐，家里好床好被褥伺候着。”

听到他这番发自肺腑的话，憨仔更加不好意思了，他只有在打游戏时才会表现出凶狠的一面，但日常的时候都是十分腼腆的：“谢谢鸡哥，你们都太好了，还特意来接我。”

几位大小哥哥们明显也都很喜欢这位性格乖巧、技术过硬的小弟，虽然他只比安容与小一岁，但比起安容与五官和身材的成熟感，他则是从内到外都更少年，和言澈站在一起，两人竟然像极了同龄人。

老季订好了商场里一家价格不菲的自助餐，五十分钟后，六人赶到了店里。将行李箱寄存在服务台后，大家都感觉有些饿了，不由自主地往店里张望。

刚进去就看见两个放着各色西式甜点的陈列柜，二人、四人、多人座按次序围绕着取餐区排列着，老季订好的位置是窗边的一个六人座，窗外楼下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虽然店里的位置不算高，但也有一种会当凌绝顶的感觉。

除了门口的精致甜点外，店内还有刺身区、中式炒菜区、西餐区、铁板区、烧烤区、白灼区、饮料区，各式菜肴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

因为是自助，所以大家都是敞开了肚子吃，尤其是正在长身体的憨仔和安容与，两人看着精瘦，饭量简直吓人。其他三人也还凑合，只有言澈一人，依然细嚼慢咽，不疾不徐。

待其他五人都吃到肚皮滚圆时，言澈正好九分饱，晚上睡觉也不会太撑，出去溜达溜达正好舒舒服服。

饭后，几人又去西瓜网咖转了一圈，正是黄金时段，店里人满为患，喧嚣热闹。大厅里分出来好几个不同的区域，边上有不少卡座，里面还有十来间包房。

最抢眼的要数网咖中心的5V5对战区，特意砌出一个高台，两队中间间隔5米，墙上挂着几台大彩电，拼接成一块大屏幕，闲暇时候播放近期的职业比赛，举办线下比赛时便播放实时战况。

对战区内的10台电脑，全是老板请人定制的，搭配炫酷灯光的水冷机箱，屏幕也都是23寸4K曲面屏。光是想象着自己坐在上面，都亢奋不已。

六人里面感到最遗憾的大概就是安容与和憨仔了吧，虽然只是高校间的小比赛，但在这样的环境里，任谁都想有机会能大放异彩。

奈何现在网咖几乎满座，而且第二天的比赛也比较早，所以参观完一圈后，大家只能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

时间过得很快，早上八点，安容与照例和言澈约好一同前往比赛场地。